



# 开化明代修城史

张蓓

在1988年出版的《开化县志》中,有一条“明代”的大事记,这是一条关于开化老城墙的大事记。曰:“天启三年(1623),创办官陶,烧制大型城砖,规格为39×19×9.5厘米,用以改建城墙。”这条来自明代的大事记,为我们揭开了一段有关开化的修城史。

自北宋太平兴国六年(981)建县以来,“开化旧无城!”这是明代崇祯《开化县志·城池》中记载的第一句话。开化县城的修建最早要追溯到明正德七年(1512),在此之前,开邑原本未筑城,每遇江西等地寇贼至,开邑民众纷纷逃到府城衢州避难。当时在开邑城墙尚未修造起来之前,开化城里的老百姓备受饶寇惊扰,四处逃窜。

明正德四年(1509),江西饶寇到达开化星口白渡等地,越三年后又至杨林镇壕岭关号岭村周边侵犯,饶寇所到之处抢财劫物,甚是扰民。为了防范饶寇屡屡入境,当时的开邑知县杨灿听从乡绅耆老徐耀等人的建议,开始着手规划开化的城址、城墙。

初建时期,开邑只是草创土城为城墙,规模建置于东临金溪,西倚山阜,南北踞平壤,周围二千八丈五尺,高一丈三尺,厚一丈。同时新建的开邑土城墙共辟6个城门,分别是南曰迎恩门,北曰望极门,东曰金钱门、通济门,东南曰起凤门、钟秀门。新建的城墙并且设置了水门2洞,以便于曲水流觞。城墙雉堞凡二千一百六十,城墙上间隔建有窝舍十四间,供守城将士休憩补给之需。

明代方豪在《修城记》中详细记载了开化初次修建城墙的经过,以及初建城墙的规模和作用:“凡六门,门各有楼。壮丽逾昔,望之若州郡。不烦寸兵,寇至可燕。”

历史上的首次修建开化城址、城墙,集思广益,众手拾柴,可谓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修城记。从金事刘公祥炳开始,到分守参议罗公钦德“议城”,再到开化知县容侯九

霄、杨侯灿“相继从事”,以及巡视都御史陶公炎“议为永图”,镇首太监刘公景、总制都御史俞公谏、巡按御史袁公宗儒“齐心议协”,又得到了宁波推官颜侯盘的“协助使之”。后来还有时分守参议段公敏代替了罗公钦德,金事储公珊代替了金事刘公祥炳。颜侯为之纪,段公为之纲,储公为之监理。流离百姓稍稍集聚,段公、颜侯及杨侯即刻大召民工于庭,宣告巡视都御史陶公德意。曰:“尔辈之存,实存乎城,城之未为寇之利也!遭寇之惨,孰与为城之劳?”于是,和者欢诵稽首,丰者以财,壮者以力,慧者以谋,众志成城。

一座城池,因为有着官者与民众的共同心愿,才有了这八方的鼎力支援,使得古老的开邑城第一次可以骄傲地说:“城者,可以自守也!”

然而到了明嘉靖十八年(1539),开化城墙圯于水患,明乡绅宋淳在《修城记》里记载了当时的惨状:“洪水骤至,城没东南,毁垣漂屋。”虽然开邑城墙的西北面缘靠卧佛山、钟山山阜,然亦有多地塌方崩圯,城之颓废之势,亦如饶寇侵袭一般凶猛。

洪水过后,痛定思痛,开邑修城之议,再起。

嘉靖二十五年(1546),时任知县孙维禄倡议重修城墙。至嘉靖二十九年(1550),知县周应奎接任,重新修葺被洪水冲毁的开化城墙:“于是加以完成,其费则取诸云雾山价”。民国三十八年《开化县志稿》记录了当时官府是以700余两银子的价格,将云雾山承佃给开化乡绅宋氏,用于筹措修城墙所需要的资金。此次修城墙的同时还修筑了城墙护堤,特开辟了一条马路,建制规模仍照旧时,然城墙气势却更为蔚然壮观了。

明隆庆戊辰(1568),开邑知县朱谕又增筑城垣,加高开化城墙至三丈,并添建南北月城,使之洪水永不为害,民众得以安堵。辛未,知县徐仲濂,因龙潭水势冲激县城东北一带民居,乃建议于龙潭之口,傍钟山之麓,筑一条石坝。石坝长



开化古城墙

约百丈,高约一丈,用以抵御金溪水势冲击之害,邑民永以赖之。这座古老的石坝,就是今天开化城里人人都熟悉的龙潭大坝之雏形。

越五十年后,城墙又渐渐圯废。至明万历年末,有盗贼跃入开邑东城抢劫典铺,以及开邑西城倚卧佛山麓的城墙有半壁倒塌,深夜老虎闯入城内,进入街市、入户民宅扰民,民恐惧之。至天启三年(1623),为一劳永逸计,知县王家彦再议修筑城墙之事。此次修城墙,他建议“采石厚奠基,创设官陶以为砖,每砖兼恒砖之四,且由他亲自稽核工程”。

王家彦是明代最后一位组织大规模修葺开邑城墙的知县。在他提出修葺开邑城墙的时候,恰逢有一位傅姓盐台大人听说了此事,专门捐助了三百金给知县王家彦,以助他修城。又有开邑热心的诸位义工协助差役做工,修城工程进展得很快。王家彦还专门创办了开化官陶,命工匠烧制大型城砖规格为39×19×9.5厘米,用以改建、加固开邑城墙。他还亲自督工,稽核工程建造质量,不数旬而工程告竣。雉堞累累,开邑城墙坚固倍昔矣!

第二年,开邑又逢遇大水,然这次洪水仅入城之东南角,城中百姓、房屋无一倾压漂溺者。城中民众甚是感念王家彦的保障之功,特为王侯建祠于南门,又于西城卧佛山之绝顶建亭,亭名曰:“王公亭”,志之。

## 回忆在报社工作的那段岁月

姚鸿源

《今日开化》的前身是浙皖赣《边界经济报》,创办于1992年11月。我是退休教师,有机会返聘进报社,感到十分荣幸。对那段既忙碌又快乐的岁月,至今难以忘怀。

那是10月的一天,开化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到马金,区委书记带他到鄙人寒舍。一见到我,他便开门见山说请我到县里参加办报纸。我听了一惊,心想,多年来我虽然爱好爬格子,为各类报刊写了一些稿子,但是从来没有办过报纸,这不是赶鸭子上架,摸石子过河吗?于是,我推诿说,老伴辞世不久,心绪不宁,让我在家里呆着吧!然而,一再婉言谢绝无济于事,结果上路了。

报到的第二天,我和汪金土、汪圣珠、张吉利三人一同赴杭州进浙江日报社学习编辑业务。当时,我已年逾花甲,两鬓斑白,跟着三位青年去当一名“小学生”。学习

20多天,我们回开化,成了办报骨干。

当时,报社设在开化县委大会议厅的楼上,面积约100多平方米,因陋就简,用三合板隔成几小间,设新闻部、专刊部、广告部和综合办公室。常务副总编、会计、出纳都在这儿办公。办公桌椅陈旧不堪,还是县委储藏室借来的。家不在城里的报社人员住在离报社比较近的玉屏旅馆。住了几天,见房租费高,宁愿舍近就远,转移到军人接待站入住。三个人住一个小房间,拥挤不堪,用膳在县委食堂。每天办公、吃饭、住宿,三个地方来回跑。当时报社,连常务副总编一共10位同志,工作却五花八门,采访、摄影、编辑、画版、出版、收发、财务、广告、通联等,真是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在报社董事会的领导下,常务副总编负全责开展工作。大家心往一处想,劲往一处使,不怕工作多,只怕闲着坐。每遇特急任务,同志们都抢着去干,开拓

稿源,是解决人手少的好办法。当时没有专职记者,要抓新闻活鱼,全赖通讯员。我们除了经常向屯溪、休宁、婺源三个办事处要稿子外,还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通讯员队伍,定期开会,年终评比,平时有问必答,有信即复,从不懈怠。

当时开化县印刷厂没有印刷过报纸,虽然派人到省报学过电脑打字、排版,但一时不熟练。为了报纸出版不误时,力争不出差错。编辑人员深入印刷厂“坐机”,即进电脑房盯着电脑看版面,一呆就是几个小时,有时甚至废寝忘食。现在回想起在报社的那段岁月,真是忙中有味,增了才智,锻炼了人,培养出一批开化新闻界的优秀人才。同时积累了一些办报经验,为后人办报作了铺垫。

览今忆昔,无限欣慰,因为我为开化新闻事业,献出过绵薄之力。今天,我已年近九旬,依然笔耕不辍,有人称我是开化的“老报人”,我深感惭愧。



## 乡音

毛宗兵

有一种声音似最初的水稻和小麦  
和我们肤色一样 亲切而祥和  
扎根在大山的水土里  
深深地  
喂养着我们的成长

有一种声音像袅袅的炊烟  
透过城市的高楼向我招手  
抚过我的头顶  
听母亲晨炊捣方锅的声音

有一种声音更像乡村温暖的阳光  
温柔着我思念的情怀  
照耀着流浪的归途

## 身体里的江南

陈雪华

钩藤、川芎、百部、麦冬、麸白术、醋香附……  
在砂锅里沸腾  
流水、干果、秸杆、枯叶、树根熬制的百草园  
被搁置在一小口锅里  
十年的疼痛,得耗费多少草木去滋养  
白瓷碗盛满黑褐色的液体  
不是薄酒,也能一饮而尽  
打开身体所有的入口  
接纳光风霁月  
体内小径清泉流动  
草木抽枝、分蘖、蔓延  
所谓的苦,是浅醉,烂醉是甘泉  
这苦涩的浓稠,柔弱无骨的疼痛  
身体里的江南  
一半长草木,一半孕流水



春山飞瀑 吴常开画

## 勾践

章安君

好死不如赖活  
存在就是一切  
居石室  
卧柴薪  
握粉黛三千的手  
如今只牵  
几匹煽情的公马

静中的太极——

风不动 草动  
草不动 心动  
低于日月星辰的光  
他每日用坚毅的十指  
把玩那枚厚黑的苦胆  
没有一种容器  
能容纳得下黑色的风暴  
谁的剑一千年不会生锈、弯折  
他刺出的血  
必然盛开十万颗头颅

## 游龙门村

方周隆

鲤跃龙门迎翠微,  
九溪情物莫相违。  
婵娟有约君知否,  
踏进瀛洲仙景辉。

## 春茶

江京文

村舍依山傍碧溪,  
婆婆翠竹影高低。  
春茶香袭溢幽谷,  
乐得娇莺到处啼。